

愛与恨 的抉择

〔乔吉特·海尔

利文森著 路了司

These Old Shades

本书根据英国伦敦威廉·海纳曼出版公司1957年版本译出

目 表

爱与恨的抉择

[英] 乔吉特·海尔 著

林 之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2插页 286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4,600册

书号：10355·359 定价：2.25元

内 容 提 要

乔吉特·海尔是二十世纪英国女小说家。她一生写了近三十部以十八世纪欧洲为背景的历史传奇小说，颇受英国读者的喜爱且经久不衰。《爱与恨的抉择》（原名《这些古老的风俗画》）是她的成名作，自1926年出版后直到七十年代末作家去世时，几乎年年再版，有时甚至一年再版两三次，是英国的一本畅销小说。它通过圣维雷伯爵的弃女莱奥妮的坎坷遭际和埃文公爵同圣维雷伯爵间勾心斗角的曲折故事，一定程度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的贪婪凶残和邪恶堕落，反映了十八世纪贵族社会奢侈糜烂的寄生生活；同时也歌颂了来自下层社会的女主人公纯真无邪、勇敢坚定的品质。整部作品清新、活泼、机智，带有王政复辟时期喜剧的轻松格调，特别是作品中的对话，具有奥斯丁那种简洁、幽默的风格。

目 录

第 一 章	埃文公爵买下了一个灵魂.....	1
第 二 章	圣维雷伯爵出场了.....	18
第 三 章	尚未清偿的一笔债.....	36
第 四 章	埃文公爵进一步了解他的侍童.....	43
第 五 章	埃文公爵来到凡尔赛宫.....	63
第 六 章	埃文公爵拒绝出卖他的侍童.....	83
第 七 章	魔王和神甫的会见.....	101
第 八 章	休·达文伦特吃了一惊.....	119
第 九 章	莱昂和莱奥妮.....	132
第 十 章	范妮夫人觉得受了侮辱.....	145
第 十 一 章	她赢得了马林先生的好感.....	165
第 十 二 章	埃文公爵的被保护人.....	172
第 十 三 章	莱奥妮的教育.....	182
第 十 四 章	鲁柏特·阿拉斯泰尔阁下露面了.....	191
第 十 五 章	鲁柏特认识了莱奥妮.....	205
第 十 六 章	圣维雷伯爵到来.....	216
第 十 七 章	绑架、追逐和骚乱.....	224

第十八章	曼弗斯先生的愤怒.....	237
第十九章	鲁柏特爵士赢了第二个回合.....	253
第二十章	公爵接过了指挥权.....	273
第二十一章	狼狈不堪的圣维雷伯爵.....	286
第二十二章	这场游戏的另一个参加者出场.....	304
第二十三章	马林先生到底被说服了.....	317
第二十四章	休·达文伦特惊喜交集.....	332
第二十五章	莱奥妮进入社交界.....	348
第二十六章	莱奥妮入宫觐见.....	367
第二十七章	韦舒雷太太插了一手.....	386
第二十八章	圣维雷伯爵发现自己手里有一张好牌.....	402
第二十九章	莱奥妮失踪了.....	413
第三十章	公爵向圣维雷进行还击.....	430
第三十一章	埃文公爵赢得了一切.....	453
第三十二章	埃文公爵最后一次使大家吃惊.....	465

第 一 章

埃文公爵买下了一个灵魂

在巴黎的某条偏僻街道上，一位绅士刚刚走出某位德·韦舒雷太太的家门，正悠闲地步行回家。他穿了一双厚底的红色皮靴，所以走起路来迈着细碎的步骤。这位先生肩上漫不经心地披着一件镶着粉红色滚边的深红色长斗篷，斗篷下摆掀了开来，露出一件镶金边的紫红锦缎上衣，腰里打着摺，外加一件花绸背心、一条华丽的短裤。珠宝饰物和别针在他的胸前和领口闪闪发光。他的假发扑了粉，上面戴着一顶尖尖的三角帽。他握着一根扎着丝带的手杖，那手杖想拿来抵御拦路的强徒可一点儿也不管用。这位先生的腰上倒是悬挂着一柄轻便的佩剑，那佩剑的剑鞘藏在斗篷的下摆底下，是不太容易被人发现的。在这么晚的时刻，在这样一条寂静空旷的街道上，一个人不带随从，独自行走，身上还露出这么多珠宝首饰，实在是太鲁莽了。但是这位先生似乎丝毫不感到自己的行为过于冒险。他怡然自得地走着路，根本不注意左右的动静，显然

并不害怕会遇到什么意外。

可是，正当他懒洋洋地摇晃着手杖走在这条街上的时候，有个人象一发炮弹似的从这位时髦先生右边的一条黑洞洞的胡同里冲了出来，一下子撞到他的身上。这个人抓住了这位先生华丽的斗篷，惊恐地叫喊起来，竭力想站稳身体。

埃文爵爷颀地转过脸来，握住了袭击者的手腕，使出超人的臂力把它们死死地按住。看他那遍体绫罗的娇贵气派，谁也想不到他竟会如此威武有力。他手下的囚徒只发出了一声疼痛的呻吟，就跪倒在地上。

“先生，行行好，松开我吧！我不敢……我不知道……我不会……啊，先生，求您放开我！”

公爵弯下腰打量着这个少年。他的身子稍稍向旁侧开了一点，一盏街灯的光线便直射在少年那张苍白痛苦的脸庞上。一双大大的紫黑色眼睛惊慌失措地朝他瞪着，眼睛深处充满了恐怖。

“你干这行买卖还嫌太年轻了吧？”公爵一字一顿地说道，“或者，你也许以为能给我来个突然袭击吧？”

少年的脸涨红了，他的眼睛里露出了愤慨的神情。

“我并不是想抢劫您！真的，真的，我不是想抢劫您！我……我是想逃跑！我……噢，先生，求您放我走吧！”

“放心，我会放开你的，孩子。我是否可以问一句，你为什么要逃跑呢？是不是要逃开另一个被你抢劫的人

呢？”

“不！噢，请放我走吧！您……您不明白！他一定在后面追来了！啊，求求您，行个好吧，老爷！”

公爵充满好奇的深沉眼光片刻也没有离开少年的脸庞。他的眼睛忽然睁大了，变得锐利起来。

“孩子，请问这个‘他’是谁？”

“他是我的……我的哥哥。噢，请……”

从那条小胡同拐弯的地方飞快地跑过来一个男人。他一见埃文，便收住了脚步。少年吓得直抖。现在他反过来紧紧地抓住埃文的胳膊不放。

刚刚跑来的那个男人发起火来。“哼！这个狗崽子是想抢劫您吗，老爷？我得让他狠狠地吃点苦头！你这黑心肠、忘恩负义的小家伙！我要让你后悔！老爷，太对不住您啦，这孩子是我的弟弟。我正在揍这个懒骨头，他从我手底下溜掉，就跑到这儿来了……”

公爵掏出一块洒了香水的手帕，捂住了自己清秀的鼻子。

“站远点，汉子。”他高傲地说道，“年轻人挨顿把揍，无疑地对他会有好处。”

少年更紧地挨在他身边。他一点也没有企图逃跑，但是他的手不住地颤抖着。公爵那古怪的目光又一次扫视了他的全身，在他乱成一团的短短的火红色卷发上停留了片刻。

“正象我刚才说的，年轻人挨点揍有好处。你说他是

你的弟弟？”他把眼光转到那个肤色黝黑、相貌粗野的青年身上。

“是的，高贵的先生，他是我的弟弟。打从我们的父母去世以后，我就一直照顾着他。可是他反而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他简直是个祸害，高贵的先生，他是个祸害！”

公爵仿佛在想什么。

“他多大了，汉子？”

“他满十九岁了，老爷。”

公爵打量着少年。

“十九岁？他的身量看起来可没有那么高！”

“噢，老爷，假如……假如他的个头不高，那可不是我的过错！我……我给他吃得挺不错的。我求您别听他胡说！他是条毒蛇！他是只野猫！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害人精！”

“那么让我来帮你摆脱这个害人精吧。”公爵不动声色地说道。

那个男人目瞪口呆，听不懂话里的意思。

“老爷……”

“我想，他是可以出售的吧？”

一只冰凉的小手偷偷伸了过来，紧握住公爵的手。

“出售，老爷？您……”

“我想把他买下当侍童。他的身价是多少？一个金路易？不过，害人精也许是一文不值的吧？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那个汉子眼睛里顿时冒出贪婪狡诈的神情。

“他是个好孩子，高贵的先生。他挺能干活，的确，他能帮我不少忙。而且我特别爱他。我……”

“那么我出一个几尼，买下你的害人精吧。”

“哦，那可不成，老爷！他的身价要高得多，要高许多许多呢！”

“好吧，你就自己留着他吧。”说完这句话，埃文转身就走。

少年跑上去抓住了他的胳膊。

“老爷，买下我吧！啊，请买下我吧！我一定给您卖力干活！我发誓！啊，求求您，买下我吧！”

公爵站住了。

“我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个傻瓜！”他用英语自言自语地说道。^①接着，他从领带上取下一枚钻石别针，举得高高的，使得钻石别针在路旁的灯光下发出夺目的光彩。“好吧，汉子，给你这个，行了吧？”

那人盯住这件饰物，象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擦了擦眼睛，往前凑了凑，死死地盯住别针不放。

“我拿这枚别针买你的弟弟，连身体带灵魂都在内，同意吗？”

“给我！”那人伸出手来，悄声说道，“这孩子是您的啦，老爷。”

^① 这里的事发生在巴黎，所以对话都是用法语进行的，但是这位公爵是英国人，在他自言自语时就使用起英语来。

埃文把别针扔给了他。

“我刚才说过，让你站得远一点。”他说，“我的鼻子受不了你的气味。孩子，跟我来。”他朝着街道另一头走去，少年恭敬地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远远跟在他的后面。

他们终于来到了圣奥诺雷街埃文的住宅前面。埃文独自走在前面，根本不朝后看，毫不关心他刚买来的仆人是否还跟在后面。他穿过院子，来到正门前面。这是一扇上面钉着门钉的阔气的大门。仆人们向他躬身致敬，迎接他的归来，他们诧异地注视着跟在他身后进来的那个衣衫褴褛的少年。

公爵在门内脱下斗篷，把帽子递给一个仆人。

“达文伦特先生在哪里？”他问道。

“在书房里，老爷。”

埃文慢步穿过走廊，来到书房门口，仆人替他拉开了门，他走了进去，又对少年点点头，示意让他跟随自己。

休·达文伦特正坐在火炉边，读着一本诗集。听见主人进来，他抬起头来微微一笑。

“怎么样，杰斯廷？”他突然发现了畏缩地在门口踟蹰不前的少年，“嗨，他是谁？”

“问得好。”公爵说。他走到火炉边，伸出一只穿着考究鞋子的脚去烤火。“我一时心血来潮。于是这个又脏又饿的小人儿就成了我的了。”他说的是英语，但是那个少年显然听得懂，因为他的脸立刻红了，垂下了他的长满

鬓发的脑袋。

“你的？”达文伦特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少年，“这是什么意思，阿拉斯泰尔？难道……你是说……他是你的儿子？”

“噢，不！”爵爷觉得他的话很有趣，不禁笑了，“这回可不是这样，亲爱的休。我用一颗钻石买下了这只小耗子。”

“可是……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爵爷淡淡地说道，“过来，小耗子。”

少年羞怯地走到他面前。杰斯廷把他的脸庞转向灯光那边。

“挺漂亮的孩子，”公爵评论道，“我打算让他做我的侍童。要知道，拥有一名侍童，从他的身体到他的灵魂都归我所有，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达文伦特站起身来，握住了少年的一只手。

“我想，对于这件事你以后总会对我作出圆满的解释的，”他说道，“至于当前，你为什么不让这个可怜的孩子吃点东西呢？”

“你总是这么精明能干。”公爵叹了口气说。他转身看看桌子，上面已经为他摆好了一顿冷餐。“好极啦。你简直象是早已料到我会带个客人回来似的。吃吧，小耗子。”

少年羞答答地瞧着他。

“对不起，爵爷，我可以等一会儿。我……我不能吃您的晚餐。假如您允许的话，我宁可呆会儿吃。”

“我不允许，孩子。去吃吧。”他一边说，一边坐了下来，手里晃着他的单片眼镜。少年迟疑了一会以后就坐到桌子旁，等着休给他切下一块鸡腿肉。休把食物递给他以后，自己仍然回到火炉旁边。

“你发疯了，杰斯廷？”他含着一丝笑意问道。

“我相信自己还没有疯。”

“那么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来呢？特别是象你这样的人，要一个这样年龄的小孩子做什么呢？”

“我觉得这样做很好玩。你一定知道，我无聊极了。露意丝使我厌倦。这个吗……”他那只清秀的手朝饿坏了的少年挥了一下，“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给我解闷的玩意儿。”

达文伦特皱起了眉头。

“你是想认养他吗？”

“是他……呃……认养了我呢！”

“你要收养他作你的儿子吗？”休怀疑地坚持问道。

公爵的眉毛高傲地挑了起来。

“我亲爱的休！收养一个从贫民窟出来的孩子吗？我打算让他做我的侍童。”

“那样做你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杰斯廷微笑了，他的目光扫视着少年。

“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呢！”他拉长了声调说道。

“你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要这样做吗？”

“亲爱的休，正象你如此聪明地指出的，我确实有点特殊的原因。”

达文伦特耸耸肩膀，放弃了这个话题。他坐在一旁，观察着桌旁的少年。那个少年不久就吃完了饭，走到公爵身边。

“先生，我吃完了。”

埃文把单片眼镜举到眼睛上。

“你吃完了吗？”他说。

少年突然跪下了。使达文伦特吃惊的是，他举起公爵的手，放在嘴唇上吻着。

“是的，先生。谢谢您。”

埃文缩回了手，少年仍然跪着，抬起头来用温顺的眼睛望着公爵英俊的脸庞。公爵撮了一点鼻烟丝嗅着。

“我的孩子，你最好还是去感谢那边坐着的人吧。”他朝达文伦特坐的方向挥了挥手，“我是绝不会想起让你吃饭的。”

“我……我感谢您，是因为您把我从让的手里救了出来，老爷。”少年回答道。

“你刚刚逃出火锅，现在又跌进了油锅，”公爵嘲弄地说，“现在你的身体和灵魂全都属于我了。”

“是，先生。”少年喃喃说道，他从长长的眼睫毛下面飞快地对公爵投去一瞥爱慕的目光。

公爵薄薄的嘴唇微微撇动了一下。

“看样子，这样的命运倒使得你挺高兴？”

“是的，先生。我……我愿意侍候您。”

“可也是的，你还不太了解我的为人呢，”杰斯廷低声笑了，“我是个残酷无情的监工头，是不是，休？”

“你不适于照顾他这样岁数的孩子。”休冷静地说。

“对，千真万确，那么我把他送给你好吗？”

一只颤抖的手扯着他袖管上的花边。

“请您，先生……”

杰斯廷朝坐在对面的朋友看了一眼。

“我不打算送了，休。在这么个……呃……乳臭未干的天真儿眼里充当一个镀了金的圣人，实在太有趣了，太……呃……太新鲜了。只要这孩子能叫我开心，我就一直留着他。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莱昂，先生。”

“多干脆的名字！”在公爵流畅宁静的声调里总有一丝讽刺味道，“莱昂，两个字，不多，也不少。问题是——休，你当然总是有现成的答案的——这下我们该拿莱昂怎么办呢？”

“让他上床睡觉。”达文伦特说。

“当然……你是不是认为还应该……让他洗个澡呢？”

“完全应该。”

“唉，好吧！”公爵叹了口气，摇了摇身边的手铃。

一个仆人应召而至。他低低地躬下身，等候命令。

“爵爷有什么吩咐？”

“叫渥克来。”杰斯廷说。

仆人退下去后，不一会，就有一个灰白头发、衣着整洁、古板拘谨的人物来到。

“渥克！哦，我有点事要对你讲。嗯，记起来了。渥克，你看见这个孩子了吗？”

渥克瞧了瞧跪着的少年。

“是，爵爷。”

“他居然看见了，太了不起啦。”公爵喃喃地说道，“渥克，他的名字叫莱昂，请你设法记住它。”

“一定记住，爵爷。”

“他需要几样东西。但是，首先，他需要洗个澡。”

“是，爵爷。”

“其次，要一张床。”

“是，爵爷。”

“第三，一件睡衣。”

“是，爵爷。”

“第四，也是最后，他需要一套衣服，要黑色的。”

“黑色的，爵爷。”

“要全黑的，象丧服一样黑，那才适合做我的侍童。你去把这几件事情办好。无疑的，你一定能办得很好的。把这孩子领走，把浴室、床和睡衣指给他看，然后让他单独留在那里。”

“遵命，爵爷。”

“至于你呢，莱昂，站起来，跟可敬的渥克去吧，明天上午来见我。”

莱昂站起来鞠了一躬。

“是，爵爷，谢谢您。”

“请不要老是谢谢我，”公爵打着呵欠说道，“我已经听腻了。”他目送着莱昂离去，然后转过身来观察着达文伦特。

休直瞧着他的眼睛。

“这是什么意思，阿拉斯泰尔？”

公爵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摇晃着一只脚。

“我不知道，”他和蔼地说，“我想，你也许能告诉我为什么。你总是那么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亲爱的。”

“我敢肯定你的头脑里一定有某种打算，”休断然说道，“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应该能肯定这一点了。你想利用那孩子做什么呢？”

“你有时说话真没有分寸，”杰斯廷抱怨道，“尤其当你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正颜厉色态度的时候。请收起你的教训好吗？”

“我一点不想教训你。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不应该让那孩子当你的侍童。”

“天哪！”杰斯廷说，他的目光若有所思地盯着火焰。

“首先，这孩子的出身是上等人。从他说话的样子，从他纤细的手和清秀的脸孔就可以看出来。其次，他的目